

佛、道宗門的不解之謎(上)

——北京廟、觀尋秘

凌俊夫

小時候曾聽老一輩人說：「基隆市太白里仙洞岩內的涵道，是呂洞賓曾以劍劈道，涵道深不可測可通到關渡、淡水之地，而且在涵道某段的小孔，有時還會湧出白米來濟眾。」，當孩提之年，對老一輩的說法當然信之不疑，及至上了中學後，曾親自深入仙洞岩內狹窄的涵道，只不過走了一、二百公尺就碰壁了，從此，對一些佛、道界的傳說視為荒誕，無法去相信，中年以後，從一些台灣地理雜誌及媒體報導，才知道台灣的地質結構，在山壁地層之內確實有許多裂縫，大裂縫人身可過而成涵道，小裂縫會有對流風，小鳥、蝙蝠才能出入，其長度有二、三十公里，因此仙洞岩的涵道除了湧米濟眾是訛傳外，其裂縫直達關渡淡水一帶，應該是有可能，但決不是呂祖劈道。台北萬華的百年古剎龍山寺的觀音菩薩很靈驗，二戰末期，美機轟炸台北，龍山寺附近商家挨炸，龍山寺前庭、山門也被炸倒塌，唯大殿完全無損，現在七、八十歲以上的當地老人，曾在大殿躲避而未受傷，見證了此事。

○七年的春、夏之交，隨團參訪了陝西扶風縣的法門寺，親眼目睹了一千一百多年前，置存於法門塔地宮的佛指舍利，及佛教文物、法器、器皿等出土寶藏，更不能不相信佛、道宗門所傳說的並非全屬子虛，現在謎團未解，以後可能會有答案。只是中土幅員遼闊，佛、道宗門內還有許許多多的不解之謎，令人不能不信這些謎的存在，卻又不知從何相信起，又如何解秘，現茲所見所聞記述如後。

首先，根據佛門流傳，佛陀有兩件舍利留存在中土，其一就是法門寺的佛指舍利，另一是北京西山八大處靈光寺的佛牙舍利，然而同樣在北京西南郊房山區，建於隋代的雲居古剎，在對日抗戰時期毀於日軍炮火，僅存山門遺跡、遼塔、唐塔，及隋唐碑刻等，一九八一年北京當局重修雲居寺，在清理對面的最大山洞雷音洞時，掘出一石，石內有密封的函函相套的石函、銀函、玉函，其中第五號玉函內藏有赤色小米粒大小的佛血舍利二顆，其旁還有兩顆珍珠。據明代崇禎八年刊印的

《帝京景物略》一書的〈石經山〉文中，記述了明代萬曆年間發現及處理佛陀舍利的經過：「萬曆壬辰，達觀和尚睹像設衰頹，石版殘蝕，拊幢號痛，率僧芟除，是夜，爲來風雪，光照岩壁。翌日啓洞，拜經石，石下有穴，藏石函一尺，上刻『大隋大業十二年，歲次丙子，四月丁卯朔，八日甲子，於此函內，安置佛舍利三顆，願住持永劫』，三十六個字，發現之際，異香發於函，蓋金、銀、石函三發，而得小金瓶，舍利現矣，狀黍米，色紫紅。師悲戀禮贊，聞於慈聖太后，迎入供養，函瓶以玉，外函覆之，安置故處，僧憨山撰雷音洞舍利記，刻之石。」

現在不解之謎是，這三顆佛血舍利，是怎樣從印度到中土？又從何處來到雲居寺雷音洞地宮？爲什麼佛門之中一直未提及這三顆佛血舍利？又爲什麼石函上明明記載函內有佛血舍利三顆，爲什麼後來只剩二顆？是慈聖太后私留了一顆，還是被迎送玉函的太監偷取一顆？這遺失的一顆又流存於何處呢？

北京廣安門外的白雲觀，被稱爲「道教全真第一叢林」，這座始建於唐朝開元二十七年，供奉老子的著名道觀，現在是中國道教協會會址，白雲觀規模宏偉秀麗，由幾座四合院組成，除了中軸線上的主要建築牌樓、山門、靈官殿、玉皇殿、七真殿、邱祖殿，東西兩

院還有華祖、真武等諸殿，道教全真龍門派祖師邱處機的遺骨，還埋在邱祖殿下。遊客到白雲觀參拜後，順便「摸猴」也是一件樂事

所謂的猴是指三隻巴掌大小的石刻雕猴，分別在山門中間的斧門、西側的八字牆，和雷祖殿前的「九皇會」碑座上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在這座肅穆恬淡的道教觀殿裏，爲何出現猴子的形象，是否和邱祖的著作《西遊記》有關，只是這部《西遊記》是邱祖到雪山會見成吉思汗途中的見聞和道教的活動的記事，是否後人誤以爲此《西遊記》就是吳承恩的《西遊記》，就把齊天大聖孫猴子石刻像雕在白雲觀內，還是另有原因？令人不解。

作爲吉祥動物的獅子，是在漢代從印度傳入中國，從宮廷建築到各地的宮殿、廟宇、祠堂、官署、橋樑、陵墓等等之前，多陳設石雕或以銅、鐵鑄成獅子形象；用以驅妖避邪，一般是坐北朝南，分列左右，雄獅踞右踏球，雌獅踞左踏一小獅。

然而北京北海永安寺山門外，有一對石獅子，他們卻是頭朝山門身背朝外坐南朝北蹲坐，令人非常不解，到底是永安寺的獨特安排，還是北海皇家御園的獨出心裁，或是石匠的疏忽出了差錯？事實是如何呢？迄今還是一個謎。

北京大前門外近菜市口的法源寺，始建於唐代貞觀十九年，原名憫忠寺，是為追悼東征陣亡將士而建，安祿山和史思明在寺內各建一塔，並將寺名改為順天寺，宋代「靖康之恥」，宋欽宗趙桓曾被金人擄囚於此。

法源寺天王殿內的四大天王，為明代銅鑄武士打扮，頗為壯觀，是全中國屬一屬二的立姿銅鑄天王像（一般天王像皆是泥塑坐姿），這四尊天王像如同全中國及台灣、港、澳，甚至世界各地華人的寺廟所供奉的一樣，令人瞭解的是四大天王是象徵「風（劍鋒，鋒風音同）、調（彈調琵琶）、雨（雨傘華蓋）、順（順摸金龍）」之意，但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南方增長天王的劍沒配劍鞘，東方持國天王的琵琶只有三根弦，北方多聞天王的雨傘並沒撐開，西方廣目天王的金龍口（形體）無蛇信，這是否代表四大天王以身示法，提示世人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、空不二，色是幻有，空而不空，色有體空，空而妙有。」還是另有他意呢？

北京故宮西安門外，有一座元代建築明代重修的妙應寺，寺內有一座中國現存的最大元代喇嘛塔，它與北海公園永安寺白塔，形像略同，東西相互應輝，其高約五十一公尺，底座面積約一千平方公尺，須彌座由二十四個蓮花瓣構成，上承塔身，塔身通體皆白成瓶

狀，其上有小須彌座，上承十三節塔脖子，愈往上愈小，稱為十三天，十三天的頂端，又承托直徑九點九公尺的華蓋，其周邊懸掛三十六個銅風鈴，華蓋上面的寶項是一個鑲金銅塔，高近五公尺。

八十年代在維修白塔時，發現塔項銅塔內在前清乾隆年間的一批珍貴佛教文物，其中有一錦盒，這個錦盒是一個密封冊，它的外纏之錦非常嚴密，可稱為「天衣無縫，密不透風」，難以啟封，若要強以啟封，便將再也無法復原，此錦盒為何纏織的如此緊，這其中究竟珍藏著什麼神秘之物，難道是企圖永遠密封它不見天日？令人不解的是到底原因何在？據說，有關部門曾用x光透視過錦盒，依稀可見盒內有一金粉描繪的白塔畫頁，及四塊折疊整齊的絲綢織品。這到底只是x光透視的結果，真相是否如此呢？

北京西郊的香山東麓的碧雲寺，它始建於元朝，這座松柏參天泉石交錯的寺廟，在明熹宗時被太監魏忠賢霸佔，並在後山大興土木建生壙，前清康熙年間因御史和工部郎中奏陳此事，經詢之當地人士屬實，而將該生壙鏟平。數十年後乾隆皇帝也聞說此事，並親自到碧雲寺查勘，發現該寺後山是塊「龍脈」之源，便派人在山坡建了一個高三十四點七公尺的正方形金剛寶座塔，塔的造形仿印度佛陀伽耶精舍的格式。

寺南同時建有「田」字形的羅漢堂，以便鎮住「龍脈」，堂內有七尊佛像和五百零一尊羅漢（其中一尊是蹲在梁上的濟公佛），據佛經上說此五百羅漢是佛陀圓寂後，其弟子經四次聚會、會誦，審定佛陀以往口述的佛經時，所參加聚會的五比丘。五百羅漢各高一點五公尺，是木胎泥塑外表飾金，神情儀態各不相同，據說，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也在這五百羅漢之列，康熙

是標號二九五號的暗夜多羅漢，乾隆是標號三六〇號的直福德羅漢（也有說是四四四號的破邪見羅漢，或四四五號的無憂德羅漢），將康熙、乾隆兩帝以凡夫身列入羅漢群中，是爲了什麼？又根據什麼？是誰的主意？令人不解，成了千古之謎

以上謎團林林總總，不知是否有佛、道大德及知情學者，能夠詳細解謎否。

巴米揚大佛右臂發現供品袋

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（ICOMOS）德國調查隊，近日在阿富汗中部巴米揚佛教遺址中發現一個用作供品的麻袋。該麻袋是在曾遭前塔利班政權破壞的兩座大佛中的東大佛（高三十八米）右臂部位發現的，是公元六世紀大佛建成時被埋葬的。麻袋被泥土封上，泥上有形似獅子和馬的封印。

日本共同社報道，中國僧人玄奘法師曾於公元七世紀訪問巴米揚，并在其著作《大唐西域記》中寫道東大佛是「釋迦佛」，但大佛在遭破壞前已損傷嚴重，種類難以辨別。據文物專家及佛陀傳記等稱，獅子代表釋迦，馬則象征著釋迦的誕生，這爲東大佛是「釋迦佛」的說法提供了依據。如果供品麻袋的分析有所進展，有望取得有助於闡明神秘大佛建造經過的重大成果。

麻袋長寬各約五厘米。構成東大佛右肘骨架的木材被插在

壁孔內，專家們就是在該孔深處發現麻袋的。孔直徑及深度均爲十厘米左右，被封以小石頭和泥土，孔內除了麻袋外還有類似於香的經過乾燥的植物。麻袋上有兩處泥土封印，直徑均爲一厘米左右。泥土封印上繪有形似獅子和馬的圖案，圖案四周印有連珠狀花紋。

一名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教授兼ICOMOS專門調查員指出，「麻袋被放在佛內，因此估計可能是大佛建成時從印度送來的賀禮吧」。專家們將在對泥土封印進行仔細調查後確認麻袋內的物品。據說袋內可能裝的是檀香木或動物骨骼等。

該德國調查隊還曾於二〇〇六年在東大佛進行沙土回收工作時，在大佛內發現佛像建成初期公元六—七世紀的文字刻寫的部分經文。